



護園三筆

15
1253
2



16 1158
 1253 1727
 2 2

御授也

譔
 圓
 三
 書

人之道也。循之者猶之。繼天為天子之。繼也。聖人不興。道幾乎熄。故繼子絕。謂之繼。蓋善之成。德也。人合以其性。乎成德焉。有仁者。厚有百姓者。焉。所謂性相近。

句讀圈發舊稿
用墨今從之



讓園三筆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第一句言天道也。聖人繼之以善，言聖人之道也。繼云者，猶之繼天為天子之繼也。聖人不興，道幾乎熄。故繼乎絕，謂之繼焉。善之成德也。人各以其性乎成德焉。有知者，有仁者，有百姓者，焉。所謂性相近。

讓園三筆
 一陰一陽之謂道
 繼之者善
 成之者性

讓園三筆

也習相遠也朱子以繼善為天道之流行
 昧乎字義矣且也一陰其陽豈非流行者
 耶
 小言之無非義也大言之仁而已矣故義
 者仁之體也晰乎是則知孔門言仁而不
 言義也易立人之道曰仁義也無二致焉
 不啻是已禮者仁之禮也智者仁之智也
 故子曰吾道一以貫之
 小言之無非坤也大言之乾而已矣故乾

坤也者不可得而離之矣剥復之義先儒
 言之詳焉
 仁義禮智自思孟發之荀子云
 大言仁智知而仁行之小言禮義仁適
 變而禮守其常
 孟子始言仁義孔門之仁嫌乎卑也
 老子言自然而先王禮樂之迹幾乎卑矣
 故思孟言性善以敵之然性善之說出而
 禮樂幾乎廢矣荀子有禮樂論子思闡未

孔子言禮、無非先王之禮、至於子思、猶未
失孔門之舊也、孟子而後、求諸心、
孔子而前、禮樂存而人不識其義也、孔子
明其義以傳之、孟子之時、禮樂亡而其義
獨存、豈可謂非孔氏之舊已、
孔門以忠信為禮之本、是其時、三千三百
具在、夫三千三百之繁也、非忠信不能行
矣、忠者懇到周悉之謂也、至於孟子時、三
千三百之禮已亡、孟子乃以大槩言之、故

衆
曰恭敬者、禮之心也、然有子曰、恭近於禮、
可見恭與禮別已、
孔門語義以宜、孟子乃曰、羞惡之心、義也、
蓋孟子之語義、與孔門殊也、豈其以仁義
勸王、故專以誅無道為義邪、
道無精粗、無本末、故子曰、一以貫之、
為政不以德、猶之北辰不居其所也、北辰
不居其所邪、則象星不共之、仁、君之所也、
非無為之謂矣、

思無邪、取於詩之道也、書、禮、樂、皆明乎道、
詩獨若無所明然、故孔子云爾、而朱注乃
具舉六經之要、不解事者、豈唯子雲、
駟本意、言富而不驕、不敢為邪慝之事、
仁者人也、合言之道也、之字下、不可讀、蓋
仁者道之總名也、孟子時、信乎孔子之澤
未斬、
禮固毋不敬、然毋不敬、何能盡乎禮、易固
貴時、然時、豈盡乎易、毋不敬、果能盡乎禮、

時果能盡乎易、三千三百、八百八十四、亦
何聖人之迂濶也、故子曰、言不可若是幾也、
大氏一言以幾之者、後儒之失也、
離禮樂而語道、貴要、貴徑、所謂徑情直行、
戎狄之道也、
書首言文思、孔子曰、文不在茲乎、故後儒
之語道、戎狄之道也、其昉孟子欤、
道不可以言盡、人不可以言喻、故先王之詩
書禮樂之教、俾學者藏脩息游於其中也、

默而識之、油然以生、故孔子曰、不憤不啓、
不悱不發、其見諸論語者、皆僅之乎、舉其
一隅、引而不發、是聖人之善教也、至孟子、
則務盡其言、強辯以聒之、何蓋聖人之甚
也、故孟子者、雄辯之儒也、非聖人之徒也、
聖人之道、降為儒家者流、是豈非罪之魁
乎、
君子之行道於天下也、必身任之而後可
行也、孟子則不然、問燕可伐乎、則曰可伐

也、及其敗也、則曰天吏可也、為其不再問、
故吾不詳之也、夫征伐大事也、生民之命
繫焉、而諉諸其不再問也、何與其平日盡
乎言者殊也、夫身不自任之而委諸人、其
人不可委而委之、謂生民何也、征伐大事、
以身任之、猶恐不勝也、而委諸不可委之
人矣、己則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也、謂之
仁者可乎、是時諸侯用孟子者、莫滕文公
若焉、及齊將滅滕也、孟子設兩可之說、而

不身任之、仁者果若是乎、故曰孟子雄辯之儒也、非聖人之徒也、孔子不得其位、而以教育英才為事、故論語多有所為而言者、與獨善之道也、先王之書所無焉、此聖人之不幸也、後世儒者遂以聖人之不幸者為聖人之道、盡其已言之、與已書之、不同矣、况人書之乎、論語門人所記、故其重出者、詳畧不同焉、蓋方其書之也、其人以意潤色之、不者不可

以為書也、自然之道也、後儒乃謂論語聖人之言、一字不可易矣、驚哉、論語孔子之私也、其公諸天下後世者、則六經在焉、孔子謂顏淵曰、退省其私、亦足以發、故以六經求諸論語、其言足相發者、讀論語之道也、不然而謂其高出於六經之上者、非吾所知也、論語比諸家語及戴記諸篇、則精矣、然亦有泛然者、若邦君之妻章是也、若色斯舉

矣章亦藝師說詩之言也。它若微生高或
乞醯章事甚猥細。是何有於直不直哉。是
其事不可知矣。故莫得而知其意所在也。
必有所為而發者已。祇孔子大德。雖其片
言之微。門弟子必留意諸。是可以見耳。
宰我晝寢。非晝寢也。左傳有寢不寐之文。
可見焉。假寐亦寐也。設衾禡卧乎寢。是寢
也。故宰我晝寢。有不可得而言者在焉。故
孔子深責之。

膾不厭細。食不厭精。富而可求也。雖執鞭
之士。吾亦為之。可並觀也。
孟子以養浩然之氣。而大噪世也。是特知
勇之事已。聖人之道。更有仁焉。
觀乎孟子養氣之言。審矣。禮樂掃地也。禮
樂之教。而在焉。何事於養氣也。
仁齋謂性。皆氣質之性。然子貢曰。夫子之
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自夫子之時。
既以性為大小大事。若唯氣質而已。則子

貢之言謂何、君子無戲言、是或一道也、孔子曰前言戲之耳、傳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張而弗弛也、文武不能也、弛而弗張、文武不為也、易有大極、是生兩儀、易書也、大極猶言大端也、兩儀者奇偶之畫也、易之道以陰陽為其大端、是所以畫兩儀也、觀於三極之道可見、但極者古言指道之大端者言之、大要領大統會處也、由極至義轉用然

不可訓以極至也、皇極者君道大要領大統會處、大氏求而至于是以極者皆謂之極、四極八極屋極皆然、君子之所貴於道者三、可見凡所謂道者皆先王之道也、籩豆之事亦道也、

大畏民志、此條誤抹舊說使民畏服、則志字不通矣、且使民畏、恐非先王之道所貴也、匹夫不可奪志、故民之蚩、其志亦大、可畏矣、故民之訟、直者枉者、皆不可不畏、是以君子不

聽訟是貴，而使無訟之為貴也。

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言無復用

孔子者也。

母意，意者臆度也。如意鄰人子竊鐵之意

耳。

魏：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上句

有也。下句無之。言其成功見諸文章，所以

為魏也。聖人事業，至於文章極矣。

有恥且格：訓至，亦有感格意。古昔格字，

多用之於皇天鬼神宗廟。又若三苗格，皆

有感格意。格其非心，亦有感動意。

舉直錯諸枉，諸訓之於為是。

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貴夏而賤

夷之言，如朱注，不如字大不順。

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中庸曰：無徵

則不信。書曰：無稽之言，毋聽。

我愛其禮，者道之命脉也。禮樂亡，則文

武之道墜地。

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不曰仁者、仁莫
尚焉、果仁邪、尚何觀也、待不曰慈惠者、慈惠
而不寬者有之、未有寬而不慈惠者也、寬
以有容、不寬則民無所容身也、故居上貴
寬、以此為本、
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
比、王道蕩、無偏無黨、意當觀天下字、
再斯可矣、不思也已、
志於道、至德也、據於德、敏德也、依於仁、孝

德也、

自行束脩以上、自從也、

是丘也、是孔子門法、

文莫罪勉也、聖人未嘗賤文、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今學者不知、

顏淵仲弓問仁、孔子所答、皆語之言也、故

曰請事斯語、話言也、話言者古人教誨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非惑也、既欲其

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上達下達、喻於義、喻於利也。日究乎汙下、
未得達字、
下學而上達、形而上下、
行夏之時、程子曰、立萬世常行之道、吾不
信矣、
明世宗、帝興獻王、評者或謂、光武不帝南
頓、陋矣、世宗得禮焉、乃引周追王太王、
季、非也、周公追王及乎王迹之所起也、若
必謂貴不可臨賤、則蓋追王后稷也、南頓

非王迹所起也、興獻亦非王迹所起也、故
光武不帝南頓、為得焉、世宗帝興獻、為失
焉、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雖
祭以大夫、其為士者不可易矣、天下之達
尊三、父以父尊、師以師尊、何假乎爵也、後
躋爵於齒德、故王孔子、天子天子之父、皆
非禮也、既已帝之、不得不入太廟也、入太
廟、則臣、則君、僭矣、若廟其國、則列國而可
帝乎、亦僭矣、或特廟京師、大廟遷而此不

遷、益、僭矣、

親藩入繼大統、其先君在時、養為子、如漢
哀宗英者、毋論已、已崩後、群臣奉以立焉、
不問有無遺詔、為之後者、為之子也、若或
不幸而昭穆不當、以尊繼卑、猶有子之道
矣、主其社稷、君其臣民、豈非先君之遺乎、
且嘗為臣於其世、臣子一道也、何也、臣為
其君、方喪三年、然則其於本生父也、如之
何、本生父有後、則為後者祭之、無後則我

祭之、祭以天子之禮、是為得禮已、

君奪宗、故嫡子不為人之後者、謂卿大夫

以下也、

金多則物賤、金多則物貴、自然之勢也、然
行之久也、民家于多、亟少之、是奪民財也、
能不怨乎、亡已乎、則恭儉乎、躬行恭儉而
民化之、不數年而物皆將賤焉、何有於金
多少、

有焉、儒焉、有通儒焉、守古聖人之道、不敢

廢墜、萬儒可矣、至於行道當世、則非通儒
不能也、然有通儒而後古聖人之道不傳
也、與其通寧、萬
祭孔子學宮、用周禮樂、服周衣冠、革音誦
讀、孔子之神其享之、
喪祭用儒者禮、或曰、在我邦為叛、聖、殊
不知我邦無喪祭禮、世俗之所行、世俗為
之、非先王之制矣、先王不制、故我用
儒者禮、豈為叛、聖乎、

王制曰、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
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
頴宮、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
禴、禡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
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
又曰、無曠士、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
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司徒修
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
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

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
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春官、皆朝于序、元日
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
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
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
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
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命鄉論秀
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
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

棘
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樂正崇四
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
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群
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士、國之俊選、
皆造焉、凡入學以齒、將出學、小胥大胥小
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
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
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
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棗、終身不齒、大樂

正論造士之齊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
曰進士
又曰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
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五十養
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
又曰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
又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
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
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

舊稿此以下有句者有句者其
有句者從借用里其不句者用
昔句之以別舊矣

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
之西郊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
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哂而祭縞衣
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
禮運曰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
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
祭統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
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
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耕藉所

以教諸侯之養也、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冕而搢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里有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此由大學來者也、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

文王世子曰、行一物而三善得、皆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

又曰、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群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簇咏焉、退修之以孝養也、及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貴賤

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有司告以樂閔
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群吏曰反養老幼
于東序終之以仁也是故聖人之記事也
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修之以孝
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是故古之人一舉
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古之君子舉大
事必慎其終始而衆安得不喻焉况命曰
念終始典于學
周官大司徒鄉之三物文王世子行一物

而三善備大傳五者一物紕繆民莫得其
鄉射之五物死物訓事然物事殊矣事者九事是也物
宇宙間者先王所制特有是事猶天地之有物也
故大學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物事分言之
先王之道是為至善至善必有物格焉而知
至格者躬至于此也知謂知於道也至猶
來也生也非致極之謂也大學所謂物者
大氏視學入學釋奠養老告成訊讖鄉射
之禮是也

仁齋釋論語禮之用和為貴引禮記用作
以而詆朱子体用之說然燕義曰和寧禮
之用也豈可訓以乎体用之言固非古也
然朱子所謂禮之体嚴乃指先王制禮其
體本嚴已非謂性之本体矣大氏好詆人
者不公

好

仁齋訓因不共其親亦可宗也謂因有此
質而亦能與人交不共其親與前章禮之
用和為貴意相同吾讀至此喟然嘆曰甚

矣哉和訓之為害也以仁齋之學而猶未
免以和語視書不亦悲乎其言曰硬守固
執不近人情信或可言恭豈得謂之硬守
固執乎且曰近則自無其意且禮義豈不
近人情之物乎因字吾未常見若是解之
者也且恭近於禮可謂之生質已信近於
義豈得謂之生質乎
又釋弟子入則孝曰此言學問當慎其初
也此因弟子字云耳然為政曰有事弟子

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先生弟子、古未有若
是拘之者也、夫子本言為又子弟者之事、
而仁齋忽生一見、乃謂宗門之別也、其人
在洛、與聞齋爭、心未消、坦、聖言、乃見
疣瘡

君子食無求飽、仁齋以為在位君子、其言
曰、夫好學之益、在小人猶為大、况在居大
位執大事者乎、故以好學為君子之美稱、
夫孔子以好學自謂、又以稱顏子、則好學

何必人君美事哉、且古所謂學者、以學先
王之道也、故學之為人君之事、故然已、
仁齋好讀唐鑑、其書以後世之心、求於聖人
之旨、故以好學為人君之美事、且小人
細民也、士或自稱于大人之前、而平居無事未嘗以
小人自稱也、士之所以尚志也、仁齋曰、在
小人猶為大、是儼然以小人自處者、何陋
也、且孔子本章之言、學者常事、而未見其
所以說大人者也、仁齋何所見而然、蓋亦

好奇之過也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老後放縱、人之常也、聖人亦爾、唯其不踰矩、所以為聖也、王制曰、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使人受、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齋衰

之事弗及也、七十致政、唯衰麻為喪、此雖先王養老之制、然老者所以受異數而自安者、為其精神筋力皆衰故也、故老後放縱為其常也、

五十命為大夫、服官政、又曰五十而爵、又曰五十始衰、於是乎不可復有所營為矣、故五十而不至、有以知天命也、

仁齋耳順之解、為勝、

仁齋解學而章曰、此天子自言其意中之

事以勸勉人也。仁齋此言後世之見也。大
色不亦乎。皆使人及求之。其意而自知其
然者詞如不亦美乎。不亦可乎之類。諸書
率爾學而時習之。試問。豈不為可悅之事
乎。有朋自遠方來。試問。豈不為可樂之事
乎。獨至於人不知而不愠。則君子所能。而
常人所不能。然能之者。之為君子。則亦人
人所同然。故亦試問。豈不為君子之人乎。
此一章語勢。其重金在末二句。蓋聖人之

阴

阴
稿

不得位。唯孔子。而孔子之前亡有也。故古
聖人之書。未有朋是義者。而孔子則每
言之耳。程子曰。樂由悅而得。非樂則未足
以語君子。先儒所見。亦為得之。但悅字與
喜字異義。喜與怒相反。悅如芻豢之悅。口
悅色之悅。皆有愛慕意。王聞之悅。有心深
然之意。豈翅喜怒之義哉。朱子喜意之解。
仁齋喜也之解。皆非是。蓋慈愛人之性也。
相生相長相輔相養者。人之道也。先王德

極其盛、道極其大、故仁以安天下者、先王之道也、先王之教、詩書禮樂、無適非仁、無適非安天下之道、學者學是耳、孔子所學、七十子所學、亦是耳、夫人之性者、是、人道若是、而學若是以乎、教其心深受而宜之、不啻芻豢之於其口也、但氣習之偏、習俗之深、亦或有少相牴牾而遽不相容者、故春誦夏絃、秋禮而冬書、順時所宜以習之、俾學者藏脩息游於其中焉、則仁漸義摩

入

卒不知不識之、中然而識之、油然以生、是所謂悅也、常人所庶幾也、至於樂、則所謂仁者不憂及孔顏之樂也、而非常人所能識也、故孔子借朋來之樂以朋之耳、樂與不愠、境有逆順、地無淺深、樂則不愠、不愠則樂、孔子又曰、知之者、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亦此章悅樂相同、可見訓喜之非是、

信近於義、恭近於禮、因不失其親、此古語、

言可復也、遠取辱也、亦可宗也、此三句有
子釋之詞、何以知之、上三句、非孔子時人語
也、因亦一事、與信恭同、蓋因仍也、因先人
之舊而不改也、不失其親、親族不離也、此
必指不改先人、不善而尚、其親族不離者、
言宗如宗子之宗、宗周之宗、言若是之人、
亦可以為宗、歸而奉之也、觀上文恭近於禮、
信近於義、二近字、則亦稱人之行而言之、
但未可識其為何人耳、如朱子解、則近字

不穩、因不失其親、亦強、宗與主異、孔安國
訓敬皆不通而強為之解、重三年無改、父之道、仁齊解、道者指其良法
而言、非也、盜之道、我狄之道、道二、仁與不
仁而已、豈必善乎、又曰、三年無改者、謂永
久守之、非謂三年之後便可改之也、以過
三年而後、即己之道、不可謂父之道也、此
皆勃率理、崖非孔子時語意、蓋無論善不
善、三年無改、可謂孝矣、何則、天子諒闇三

舊稿福德難分益似
福字面上改作德按
作德為是

德

年百官總已聽於冢宰言猶不出尚何改
之有古之道也後儒所以疑焉者以父有
大惡如桀紂所為而子不改之則有害於
家國也。是則改之為是尚且不改之亦可謂
孝矣可謂之孝而不可謂之義矣古人之
論各有所當如此後儒則言孝必欲備百德
孝必備百福則聖人何故立孝友勇義種
種之名哉且孝之為德甚重焉周官三德
至德敏德孝德至德者德之至莫以尚焉

敏德者各隨其材所敏而成焉此二者盡
矣又必立所謂孝德者此古聖人之意也
故其人之所為雖有至德敏德所不取者
然合於孝道則聖人取之此古之道也後
儒之不知聖人之道宜其疑於聖人之言
也
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觀人之法也然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則父沒雖
尚有不可觀其行者也語意本如此

觀其所以訓為然實非為也、為自為、以
自以不容混淆、辟如人為一事、先視其以
義而為邪、以利而為邪、次觀其所為、由何
道也、卒而察其心所安也、虞書采、故聖
人之觀人、必以事矣、如孟子眸子之說、吾
未之信、

仁齋訓思無邪為直、昧乎字義、
仁者正天下之正理、贊詞已果、識乎仁、謂
之天下之正理、亦何妨、

辟

仁齋曰慈愛惻怛之心、衆德之所由生、
事之所由立、仁人之於天下、何事不成、何
行不得、况於禮樂乎、此不知而強為之解
者也、辟如搏埴作器、雖器實埴也、先王以
仁作禮樂、故人而不仁、禮樂不為之用、
仁齋以禮貴得中、為非聖人之意、吾未知
仁齋果識中邪、不識中邪、辟如吾邦人視
朝鮮人為不潔、乃謂琉球人好潔過甚也、
語諸禮記所載、君賜餘器之澁者不寫、其

餘皆寫、則亦以為不潔也、是以在吾者為
中耳、故思孟以後諸道學先生皆廢禮語
中者、皆其心自取中耳、亦以在吾者為中
也、古聖人知其若是、故制禮以為中之則
也、此聖人之中也、聖人之所為中、世人以
為野人為儉、是以孔子姑以世俗所易知
者教之而曰、吾從先進、與其奢也寧儉、故
中也者、聖人所独知也、禮貴中、出於周禮、
聖人之言也、仁齋不知禮樂、故為此杜撰

之說耳、

殷如聖人以三年之喪為中、而曰、賢者俯
而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此亦聖人之中
耳、餘人皆以為過矣、此可識所謂中者哉、
如是非之論亦然、山谷所謂、真是真非安
在、人間北看成南、故聖人制作禮樂、其思
深遠哉、禮樂一亡、是非紛如、
或曰、三正迭興、忠文異尚、此聖人制作禮
樂、以立其中、而中特未定也、蓋聖人見乎

大、常人見乎小、故聖人、之意本立其大者之中、而
小者不拘焉、然常人見乎小、又見乎近、故
聖人亦立小者之中、而使常人易於持守、
然其小者之中、未嘗中也、唯聖人之見乎
遠也、立乎是、以持夫大者焉、已、常人之見
乎小、而見乎近也、不若是、則不厭其心焉、
雖然、時移俗變、故小者之中、不得不革矣、
是三正忠文之所以異尚也、

學而時習之、王肅曰、時者、學者以時誦習

之、誦習以時、學無廢業、古注自善、

慎終追遠、古注孔安國既以為喪祭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孔安國曰、孝子在喪

哀慕、猶若父存、無所改於父之道、極佳、後

世三年之喪、若有若亡、故、此章之義、種、

聚訟、但在喪、便分明、

北辰居其處、包咸曰、德者無為、恐揚雄之

學、而向晏、時莊黃老、盛行之學、因之耳、

君子周而不比、孔安國曰、忠信為周、阿黨

為比、忠信為周、魯語之文可據、
攻乎異端、攻訓治大不倫、攻金、攻木之工、攻治金、
木以成器也、
率直錯諸枉、諸訓衆、蓋包咸以後說也、子
夏獨言所率、可見諸訓之於為是、
包咸曰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甚善、
素以為絢、古注可據、如朱注、則不識古書、
妄以己意為之說、但古注直以詩素以絢、
為禮也、其意謂倩盼而有禮、猶繪畫先

謎

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此
本文如謎語、然仁齋乃謂詩本文止言被
服之美耳、子夏以素以為絢、句意難解、故
問之孔子、及於孔子引周官以答之、而後
知有衆色、而後素可以為絢、猶如有忠信
而後禮可學也、但仁齋注倩盼、言其美質
也、禮後乎注、子夏因夫子之言、而悟凡物
有其質、而後可以加文、二質字相犯、使讀
者惑、

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仁齋據禮運
言字為句。然此處之字句為是。
禘自既灌。仁齋曰。自灌以前。有禮之名。而
無禮之實。及乎灌而降神。始有其實。措語
之不善也。今陳栝其文曰。及乎灌而降神。
始接乎所祭之神。故不欲觀之。
仁齋謂孔子不貴鬼神。與先王殊。其於如
在章而曰。盡吾不得已之至情而已爾。豈
問其享與不享。其於或問禘之說而曰。治

天下之本。在感應之孚。二者終相矛盾。
仁齋曰。聖人每惡奢而從儉。今於周之禮。
則獨從其文之郁。者何哉。蓋道以得當
為貴。自治之道。不可不儉。朝廷之禮。不可
不備。夏商之禮。質而不備。周之禮。文而得
當。此夫子所以特從周也。仁齋不知而強
為之解者已。先進之於禮樂。林放問禮本
何以知其為自治之禮。周監於二代。何以
知其為朝廷之禮。此皆本文所無。己自捏

造也野人君子奢儉皆就周禮言之孔子
時去周公時既遠禮之儀益趨文弗已故
孔子云爾

有禮有儀周官序言之

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注可據夫子以
後人之腹窺古人之心其解大謬仁齋不
喜朱子而是獨朱子之說是仍也亦為不
識古學故也

中可以孝而能力不可以強至是不知射

者語也以主皮為貫革是不知字義者語
也革字其革金革皆謂甲冑也

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此為魯黷也

孔安國曰時事君者多無禮故以有禮者

為諂此或然也然秦以後君臣之禮與三

代異焉故後世讀春秋之書以為無禮者

未必皆為無禮也學者察諸

仁齋曰人臣之於君以盡禮為本譏夫子

以為諂者本非昏愚柔懦之人必是揚己

教物不知遜讓者之言其流必至於賊道故君子惡焉荀子之言曰道義重則輕王侯非也王侯豈可輕者邪其輕王侯者適其所以不知道義也予讀至此益知仁齋有好奇之癖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在孟子則是之在荀子則非之果何心哉大氏山林之士召見於王侯之前席堂之禮百官之儀其平生所習見卒然遇之怯者氣奪而不能言勇者有所矜而言激是亡

它也積威之漸也入門執戟森如上殿執法威如抗聲大言則譙之濶武徐步則訶之初而偃中而倭卒則膝行不敢仰視俯伏不敢興此世俗之禮也盖先王之知其^必卒至如是也乃作人臣之禮進退有節佩^必玉錡如者不若^欲是其遠也并興有度張拱翼如者不若^欲其卑也是豈翅為美觀哉所以優人臣也夫然後君不以奴隸觀其臣而臣得盡其言此三代之禮也戰國之時

先王之禮廢而君益倨臣益卑故有荀孟
之言及秦分天下倨者益倨卑者益卑其
所定以為朝廷之制者世俗之禮也後世
不改一依其禮故秦漢以後以無禮責其
臣者皆暗君也獲無禮之譴者多為忠臣
也何者賞則賞怒則罰賞罰之權在君臣
安得輕之故能輕王侯藐大人者秦漢而
後是為君子禮殊故也段使後世人君視
三代人臣則其不以為無禮者幾希矣仁

齋不之知而非荀子者亦為其不知禮故
也且下章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是
臣之事君不患其無禮而患其不忠勢之
所必至也故孔子不言禮以此觀之吾故
知上章之言孔子為魯祭享三家強而公
室弱人皆附三家而輕公室習以為常故
以孔子為諂者有之而孔子遠俗而必盡
其禮亦所以張公室抑三家也
先王制禮淵矣哉凡士之見大人不能不

見其魏、然者是以先王制此優游不近
之禮、使人臣進退以之、周旋有度、鳴佩中
節、其心存乎禮樂、而不見其魏、然者、既
以為禮、君亦不能尤其似乎慢、季至矣哉、
禮樂亡而孟荀之言興、究其弊、亦^或有若仁
齋之言者、然在後世、則獲仁齋之說者、猶
之君子之徒也、能遵仁齋之教者、駸、乎、遵
小人之歸已、
仁齋以為孔子於自治之道、不取周禮、於

朝廷之禮、則取之、聖人處事之權衡也、禮
豈與事同倫哉、仁齋不知禮、故^輕視禮如此、
孔子嘗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從、不然、子思
何謂憲章文武、

仁齋解告朔餼羊章曰、禮理也、羊物也、禮
隆則物賤、禮污則物貴、蓋禮隆則義為之
主、用牛不可則用羊、用羊不可則用豕、夫
禮理也、宋儒之謬也、仁齋排宋儒而復用
此言、何也、禮隆則義為之主、古曰以禮制

心以義制事、禮與義殊矣、又曰可以義起、
謂先王禮制所無也、又曰鄉飲酒義、燕義、
昏義、謂先王所以作^禮之義也、孔子曰先
王制禮不敢不從、豈遽以義變之哉、彼觀
於孟子以羊易之、而妄作此說、孟子誘齊
王之言不可從矣、禮理也、出禮記其義自別

仁齋作字義曰、學以見聞為用、解學而章
曰稽、諸古訓、驗之見聞、至於子張學于祿
章則曰、得于學問者、深而周、得于見聞者、

近而實、子張既知學、故夫子卒得于見聞者告之、
何其言之屢變也、

問社於宰我、章、孔安國曰、凡建邦立社、各
以其所宜之木、宰我不本其意、妄為之說、
因周用栗、便云使民戰栗、朱子曰、豈以古
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與孔子以宰我
所對非立社之本意、又啓時君殺伐之心、
故責之、仁齋曰、王者受命王天下、必改前
代之制、以新人之觀聽、三木皆先蒼堅強、

隨地能生、故三代建國、自王朝至于侯國、
 植之以為社主、至周兼寓使民畏刑之意、
 仁齋蓋謂社主之制、通於天下、故不取土
 宜之說、又謂使民戰栗、宰我不容傳會、而
 傳會之、亦不容重責、故以戰栗為本意、而
 啓殺伐、兼取朱注、然正義曰、張包周本以為
 哀公問主於宰我、杜元凱何休用之以解
 春秋亦為宗廟主、禮家相傳以栗為主、豈
 戮人於社之義、仁齋至周兼寓之說非矣、

使民戰栗敬也、何必啓殺伐之心哉、所以
 用栗、其義在當時、宰我既已不知、而千載
 之下、輒臆斷其為何義、後儒自智、何一至
 于此也、宰我利口、觀其欲短喪、亦其自智
 不師古、有若後儒者邪、雖一車之微、妄以
 己意為之說、則學術之弊、職之是、由此孔
 子所以深責歟、
 三歸、豈歸姓之三女邪、
 及姑、古注何妨、仁齋引汲冢、可謂好奇、

三歸以為娶三姓出于包咸、臺名出于說苑、劉向在先、朱子取之為是。
子入大廟章、子聞之曰、是禮也、古必有此禮、故孔子云爾、朱注、敬慎之至、乃所以為禮也、恐非本意、尹氏曰、禮者敬而已矣、可謂駟不及舌、禮毋不敬、然敬耳乎、則無禮亦得、

子語魯大師樂章、仁齋曰、翕合也、聚也、言樂有八音、初起氣聚而不舒也、是何言乎、

君子於其所不知者、蓋闕如也、如仁齋不知樂而言之、可笑之甚、朱注、翕合也、莫以尚學、蓋凡樂初起、八音雖合、而猶有未和者、必俟放之、然後和也、和則若一、謂之純如、
皦如也、古注、言其音節明也、莫以尚矣、仁齋乃妄易之曰、五音六律明而不混也、是亦何言也、安有五音六律並奏之理乎、
夫子語魯大師樂章、凡為樂者所知、擊何

矣夫子語之而後始知也觀於樂其可知也則是必孔子學樂時言以成古注縱之以純如皦如繹如言樂始作翕如而成於三莫以尚焉朱注成樂之一終也非也言始作至一終唯此耳本文唯言始作縱之二者而純皦繹節皆爾豈得若是而一成乎

管仲之器小哉仁齋曰子游為武城宰以禮樂為治曰割雞焉用牛刀謂之物小而

齋

器大若管仲之相齊專尚霸術功利是務不能致主於王道是割牛用雞刀謂之物大而器小吁管仲相齊一侯國耳管仲侯足矣仁齋與子游武城對宰而謂物大而器小者何也且子游牛刀夫子戲言得仁齋此言忽為實言可謂縱橫矣夫管仲以諸侯之相施政於天下可謂大器而孔子曰小哉故仁齋難其解乃謂器小謂管仲所執之具甚小不濟用也何其釋器字与

女器也之器不同也蓋孔子多微言腐儒
若仁齋者何能與知之哉
孔子距文武五百年正天命當革之秋也段
使孔子居管仲之位則何止是哉孔子與其
仁而小其器蓋惜之也亦自道也
伶人為樂唯翕純皦繹而已故曰樂其可
知也
仁齋曰天將使夫子為木鐸詔道於万世
万世之義何在可謂誣矣

善者美之實也言事詞也仁齋曰善則指
其德而言誠然但外事詞而語德則亦緣
何知之
居上不寬章言本立而其所_行得失可得
而觀也朱注盡矣寬者有容也一國之君
子蓄一國之民天下之君子蓄天下之民
唯寬也有所容焉有所容焉而後群下得
託其生焉仁齋乃曰以寬為道而不欲好
察策哉本實既亡何所觀感邪忽然着感

字贅旒哉、臣者君之所與共天職也、故君使臣以禮、臣者代君之事者也、故臣事君以忠、但以易簡易欺言之、則補弊之言耳、天道福善禍淫、故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朱子曰天理也、仁齋曰天之道直而已矣、其論非不美矣、然皆以己之心言之、學者或自謂知天、而人孰信之、故必援經以釋之可也、

民之所好之、民之所惡之、是謂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也、朱子所謂無私心、程子所謂得其公正、皆是也、善、長、惡、短、是謂好惡當理也、但程朱自有程朱家言、後學所以易惑也、仁齋所以非之也、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孔安國曰苟誠也、言誠能志於仁、則其餘終無惡、莫以尚焉、朱注苟誠也、其心誠在仁、則必無為惡之事矣、誠字作誠實之解、非也、孔曰誠能審其

為語助矣。朱子尚疑其人雖志仁而未免有惡，故解荀為誠實耳。仁者曰終志於仁，則寬厚慈祥與物無忤，故自無為人之所惡也。此解荀字得之，但其心以為終志於仁尚未免有惡也，故發惡字去聲，而引孔子答仲弓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也，殊不知聖人之言從容不迫，且主教育英才，故曰若能志於仁，則雖有惡亦終歸於無惡耳。世儒但見言之當否，而不知聖人教誨之

道也。大哉去惡不如求善，罰惡人不如率善人，去疾不如養元氣，天下之理一矣。故教誨之道不欲人之務自去其惡，唯心在善則自然無惡，况仁者衆善之長，志於仁則無惡，要之其終之詞也。古注為得之矣。仁齋點發去聲，殊不知此意。新葉生，枯葉落，生者先，落者先，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聖人繼之以善，但教之以善而其惡自消也，故聖人之道如春風。

吹物如時雨之化之、
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而得之仁齋日所謂道者即仁也、
終言之二說一矣、
自仁何容混合、
雖然先王之道在仁、
故曰二說一矣、

君子者有在上之德者也、
為人_君止於仁、此君子所以成名也、
惡不仁者亦成德也、
仁齋曰、
仁謂之成德

非也、殊不知古者成德六事、
和是也、仁齋固執孟子、
仁者謂不仁之事也、
非也、孔子曰、
知其非也、
君子常失於厚、
古注、
己莫以尚矣、
不知之何也、

表曰之日也同之誤

朝聞道者先王之道也先王之道誠為
事物當然之理然事物當然之理豈能盡
之乎人多以聞為全聞不必重也凡但言
道者皆指大者也

士志於道言志士當志道也連下句非也

志於道者不取惡衣惡食也君子從大體

小人從小體故士以先王之道為己任其

心在安民細民以營生為事故心在溫飽

耳未足與議也議其人未足

以為士矣故無所可否曰注議於道後人
之見也

無適也無莫也仁也義之與比義與仁不

離也曰說皆非

君子懷德則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則小人

懷惠自然之符也君子小人以位言懷者

思而不措也如有如女懷春之懷民輕去鄉者

虐政所致也德政無它安民而已民安其

生是謂安民民思恩惠者無恩惠故也虐

政之效也。朱注懷刑為畏法，此小人之事也。或曰樂儀刑。論語所謂刑，皆刑法也。不能以禮讓為國。朱注况於國乎，非也。禮者先王治禮之具也。言先王為治國，故設此禮。而今不能禮讓為國，則以先王之禮為何所用乎。語意如此。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仁至大矣，不可以言盡。故以忠恕言之。忠恕固仁也。忠恕不足以盡仁，謂之借亦可也。

仁齋釋一貫曰：一者不二之謂，此泥以字一以貫之，猶言貫之為一也。

世儒以一貫為大小大事，曾子唯為如迦葉微笑，非也。此固非不能大知之者所與聞焉。然游夏以上，何不知之。

曾子唯如愚也。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以士與細民言之。

德不孤，必有鄰。德仁也，仁必有所養，物遇

之以長焉、故必有鄰、仁齋引祿在其中、
哉、
事君數、必古語、非泛謂煩數也、仁齋曰、
若褻狎戲弄、屢相往來、至於煩數乎、此友
尚可言、若臣之於君、則有職守在、何得擅
自來往數之哉、且褻狎戲弄屢相往來、何止於辱與
疏乎、
以愛語仁、求於心之說也、博愛謂之仁、博
吾愛於天下、誠仁矣、然若未能安民、則徒

博吾愛而已矣、此墨翟之道也、佛之慈悲
也、君子必欲安其民、故能盡愛之道矣、愛
之而不盡、愛之道、徒愛而已矣、君子必盡
愛之道、故義禮智信禮樂制度、皆備而後
謂之仁、故孟子曰、合言之道也、是必古語、
恐非孟子所及、
聖人之言、亦有抑揚、先儒亦曰、某者有
所為而發也、豈非有抑揚之謂乎、若謂聖
人之言、必當平理而莫有所抑揚者、則聖

又不能言也。程子曰：避嫌者，賢者且不為，然禮者有避嫌者。君子者，斯厚取斯。仁齋曰：贊賢師友，薰陶之益甚大也。勝朱注甚。瑚璉也。朱注仍古注，宗廟之器，貴者。仁齋乃曰：器之貴重，而非常用者，因謂孔子不比諸來，耜陶冶常用者，以戒子貢深也。陋哉！夫天下不可無民，犹如耜陶冶常用。

後

不可闕也。孔子而比子貢耜陶冶，則君子教其弟子為農也，不亦謬乎？蓋古者成德六厚，聖居其一，大宗伯之器也。瑚璉其謂之邪？吾斯之未能信，古注斯為仕進之道。仁齋因之為是，朱注指此理而言，理學家言也。然仕進之道，先王之道也。此理亦先王之之道之理也。要之未嘗不。無所取於梓材，古注有何不可，而朱子必

訓裁其不解微言亦猶子路歛宜其無所
解於詩也仁齋乃曰子路濟有物之志而
無濟物之材有具於己而後可以濟人也
依旧痴人面前說夢
吾與女弗如也皆不如也亦孔子願為其
宰意聖人好賢之誠也古注慰子貢非是
朱注與訓許似禪者語且句未斷
仁恕之別人多不能別之欲者中心欲之
也勿施於人使其勉強不施也仁恕之別在自

△

後

○ 裁之意自在焉

不念旧惡是清者之量仁齋以仁言之是
矣

微生高章孔子愛其直而戲之也記之者
亦明聖人溫良善戲也後世道學者流自
張子作東銘而謂君子不戲也詩曰君子
善戲後世詩學不明不知此章戲言而欲
於乞醢猥細小事爭其直不直可謂小人
之見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
好學也衛瓘解者字絕句專於虔反為勝
必有者懸料辭言使之學則必能好之聖
人以好孝自負而謂人不如我豈有此理
乎朱注至道難聞仁齋改作開而謂亦一
旦豁然之意其於朱子豈浮屠所謂有宿
冤者欬抑何甚也
微生高人稱其直夫子亦愛之盖一日孔
子家乞醢其家偶無有也乞諸鄰以与之
口

前

言與勸人古書無毋無別味也而夫子言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此子貢喜聞之辭仁
齋之解則聞非聞見之聞依旧高好
仁齋曰寬裕溫柔以道義自勝者而後可
以為真剛者也此誤解中庸者也夫子答
子路問強是善誘之言也果如仁齋之言
剛柔何別此等吾所謂未免理窟
敏而好學不耻下問是以謂之文也此孔
子論諡法有此一行可以為文耳仁齋又

因此遂謂允氏所記文子之事恐未必然此
尚疑此一善未足以為文也可謂孔子意
矣學者但當知敏而好學不耻下問可以
馴致聖賢之德所以為文耳何必如是穿
鑿且子貢疑其行謚不副則允氏不可疑
也
再斯可矣非聖人之惡三思也在季文子
則每斯可矣與夫虛地子貢善聞文始不
不知所以裁之此小子不知也而夫子欲

○

口

孔子乃戲之云爾何以知其然也此自瑣
事孔子何以得知而知之故知孔子家乞
之自乞而謂或也故知其戲之戲之者愛
之也愛之者愛其素行之直也非于此事
也不然夫子何以舉人瑣事以議之舉人
瑣事以議之市井瑣人所為也非君子所
為也故知其為戲也門人記之者為孔子
所以為直者非世人沽直者比也孔子夫
德門人潛心故備書以為己也本非欲傳

諸後也故所記頗有不可解者焉六經浩
漸後世大儒讀論語始得窺聖人之私也
既已尊之為經又從而解其義務精之弗
已其弊乃有求之過深而不得其解者若
此章是也明儒解有以孰謂微生高直為
人不識其直者然孰謂鄰人之子知禮語
勢自同

居敬而行簡仁齋以為敬事此其執拗不
忍改其初見也居字所謂居處恭及齋明

盛服非禮不動也何以得為敬事乎以臨
其民臨字如聰明睿智以有臨之臨皆以
其身言之非施於政事者矣行簡雖事乎
亦屬諸身之詞此章本由可使使南面來南面
亦以君位言之則亦君德也可見
程子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居
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大
簡所謂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誠有此理然居
敬自居敬行簡自行簡必為此言者理李

者流之言也

古人說人君之德必本諸身而仁齋以敬事言抑何末也

敬之本本諸敬天而程子求諸心敬固在心然有所敬而後有敬之名不然而求諸心豈果能心中無物乎

敬則心中無邪慝可也所謂無一物者措措語之未善也

顏子之怒在物而不在己聖人之心本無

匪心

措

怒此形容不遷怒者蓋聖人善用其怒不可謂怒也顏子善懲怒不可謂不在己也

仁齋說之是矣但其言曰四凶之在朝妨賢蠹民常人尚怒聖人殊甚故雖誅之猶

當有餘怒此其所以為聖人也蓋其愛人也深故其惡之也亦益甚若此之言是邪

聖人不及顏子遠甚且子曰人而不仁惡之已甚者亂也此聖人亦亂而已

蓋稽諸經易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

窒慾、人之情、喜怒哀樂、愛惡欲、唯怒與欲、
君子之所戒也、常人亦爾、雖聖人亦爾、子
曰、知者不懼、勇者不懼、仁者不憂、又曰、樂
在其中、又曰、仁者愛人、又曰、仁者能好人、
能惡人、詩曰、豈弟君子、豈弟者、樂易也、故
君子者、慈愛樂易、是為其常、而懲忿窒慾、
雖聖人亦爾、故七情雖皆為心之用、而不
可均視、並用者、審矣、懲窒之生、孰難易、為
聖賢學者之異耳、不求諸經、而槩言其理、

程朱仁齋胥失之矣、
父母之讎、不與共戴天、聖人豈無怒、所不
與共戴天者、唯父母之讎而已矣、豈濫及
其它怒之、雖甚不當遷也、
易曰、小人革面、豈有餘怒、
子於是哭、則不歌、此聖人有餘哀也、有餘
哀、而無餘怒、七情之不可均視、並用也、
顏子之怒、在物、而不在己、此語更有害也、
學者因此而謂、凡事當怒、則怒、殊不知聖

人君子於事之當怒者猶且不怒也何也
怒之當懲而君子樂易其常也
仁齋曰是在顏子則為細事其心三月不
違仁則不遷怒不足云得一善拳服膺
則不貳過不足論夫子為對哀公故略率
其微善而告之本非顏子之極致也殊不
知三月不違仁拳服膺學問中語也非
哀公所與知也不違怒不貳過其易見者
也故孔子舉此而言豈可謂之微善乎

與之釜與之庾自今人觀之孔子師也再
子門人也孔子何故不直斥其非也蓋學
之道使人自知而不必一明言一也故
曰我欲無言曰不憤不發不悱不啓曰默
而識之學之道至其大者而小者不必拘
二也故曰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
者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君子不
欲傷人之意三也孔子嘗行遇雨不假蓋
於子夏

後人多言、其不可以為訓也、此不知先王之道者言也、其於民則可也、於學者則未嘗若是拘也、先王之為教者、四孔子傳之、唯禮與書、所謂可以為訓者也、樂無義理之可言、至於詩、則有善者、有惡者、有未可以為善、又不可以為惡者、是何以為訓也、故學之道、有奉以為訓者、有觀以為用者、宜乎後人之不知詩矣、

釜六斗四升、庾一斛六斗、五秉八十斛、按

嘉量圓徑一尺、深一尺、容一斛、周一尺為今八寸、八八相乘、為六十四、三因而四、歸之、得三八五、以深八乘之、得三零八、是方寸者三百有八、今日本之升、方四寸九分、自乘為二、零一、以深二寸七分乘之、得六、五零七、是為方分者六千五百有七、凡方寸者為方分者、則周斛為方分者三、零八、以日本之升除之、為四升七合三、五、強、則六斗四升為三升餘、一斛六

斗為七升六合餘，冉孺以為少也，可知矣。
八十斛為三石七斗八升六合強。
九百為九百斗，則為今四石一斗七合，以
為宰之祿，為不近人情矣。孟子辭十萬而
受万，是以万鍾為万，則九百必九百鍾也。
六斛四斗為鍾，為我邦之三斗零三合弱。
九百鍾為二百七十二石六斗也。以四約
之為六百八十担，是為允當。万鍾之祿為
今三千二百九十石，但孟子十萬為今三

万三百
十一万石，則為万担，為太侈矣。恐孟子
時諸侯祿制，必有如漢二千石者也。蓋其
時急於得士，故減刻其量名，以為過大之
稱歟。然齊當戰國之時，九分天下而有其
一，則齊卿之祿八万担，未為過也。魯之
地方五百里，古之十里，今我邦之一里也。故
方五百里為方五十里，今我邦方五十里，
大槩為二千五百万担。古時賦地利未盡，
賦欵甚少，亦當不下今二三百万担。諸侯

則魯大司寇之宰六百八十担，不為過也。而原思之廉，以為多者，不亦宜乎。漢丞相萬石，為今我邦四百七十石，則二千担也。蓋月俸而已。淵明五斗為今我之二升三合六勺，蓋日俸而已。一月而七石五斗一歲而十八石，為今我之五石五斗七升，則十三担許，不過養三口，其懶於折膝也，宜哉。

其餘則日月至辱而已矣。古注以來以為餘人而仁齋獨謂其餘文學政事之類，引其餘不足觀也。豈其心謂仁而言至，似有境地邪。然三年學不至於穀，古人語自有若是者。如有周公之才之美，語勢自不同。故不可從，亦其好奇之弊邪。仁齋以薪喻心，以火喻仁，其說甚美。余因擴其義曰：求仁於人心也，猶如鑽木取火，取木中^豈有火邪，亦豈無火邪。火之始一

舊稿下一星之一似抹不可
考茲益有一為是

星耳、至於燎原之大、亦此一星耳、故燎原之
理在一星、亦可也、一星之始、無燎原之大、
亦可也、聖人之道、猶外火歟、外來之火、與
其出於鑽者、亦何別哉、謂仁義禮樂為外
物者、不識火者也、火必以薪傳焉、燎原之
火、非一薪之所能傳焉、故極火之道、則必
至燎原而後盡矣、論仁則必至安民而後
盡矣、以愛語仁者、以熱語火者也、是豈能
盡火之道哉、程朱欲去人欲、是欲去薪之

濕者也、但措語之未善、有以乘仁齋之說
耳、且欲去薪之濕者、莫若以外火炙之也、
不然而遽欲去其濕者、拙莫尚焉、此吾詩
書禮樂之說也、仁齋能知薪火之說、而不
能知外火之說、徒務講究者、是不傳火以
外薪而徒務吹者也、吹而又吹之、不傳以
外薪、亦終滅而已矣、
仁齋從孟子之訓、而以愛為仁、特不知孟
子就心求仁、以明性之善、是與老莊貴自

然以仁義為先王所設者爭也。若以愛為仁，人人而有之，且果如仁齋之言，則孔門諸子何以不知仁也？其以令尹子文、陳文子為問，此仁之名義，在孔子時既為難明也。孔子曰：言不可。若是幾矣，故欲以一言盡乎道者，不知道者也。孟子務明道於一言之間，此吾所不取也。仁齋曰：不可。以仕大夫之家為非也。程子之言，豈必以此為非乎？然仕諸侯者，有志

於一國之治者也。仕大夫者否矣，其志瑣瑣乎？小者也。故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此與其大者也。

亡之命矣夫。人多以亡之為死之義，非也。死與亡異。始死曰死，既葬曰亡。且伯牛未死，孔子豈言其當死乎？雖聖賢之知命，未必若世俗多諱忌者比。然亦大遠於人情矣。亡與喪曰：顏子卒，子曰：天喪我。子路死

子曰天祝我、今冉子有惡疾、不可復用、於世、故孔子悲其失一門人耳、言雖有其人、猶失之也、先儒求孔顏之樂處、誠為游心高妙之失矣、然當程子之時、禪學盛而士大夫溺焉、故周子卒此、以與禪爭也、猶如孟子卒性善、與老莊爭也、今儒人知聖人之道、尊於佛老者、孟程之功也、為功首者、豈不為罪魁乎、故吾云孟程者、道之桓文也、

功印

仁齋曰冉求徒見道之高遠、而不知中庸之道、故有止心、然則孔子何不說中庸、而俾冉求無止心也、孔子不及仁齋遠甚、君子儒、小人儒、仁齋曰君子小人以位言、殊不知古未嘗以為道稱也、以堯舜禹湯文武為大儒者、後世之論也、始見荀子、孟荀在戰國、此時百家並立、儒墨爭衡、乃始有此說耳、詩書禮樂稱經、亦輒近稱也、禮記儒行經解、皆戰國時作也、周禮以師儒稱、

蓋謂業典籍者也。游夏長文學，則儒者也。修儒者之業，有君子焉，有小人焉。朱注為允，仁齋此注亦求異於前說已。孟之反不伐，仁齋曰：自暴其實，若使之反實，自為殿，而又自掩其功，則是偽焉耳。非直道也。聖人必不取焉，此亦仁齋之好奇也。不伐為美德，故聖人稱焉。子曰：孟之反不伐，不伐云者，有功而不伐也。若果若仁齋之言，則孟之反無功矣。孔子曰：何故言

不伐也。務欲出奇，而不知其於一章之中，自相矛盾如此。厚其為人可知耳。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舊說所傳，以一不管二有也。義長而詞不穩，竊謂色者世俗所悅，然徒有色而不佞，尚且難免乎禍焉。蓋深嘆世俗悅佞之甚也。語勢為穩，罔之生也。程子曰：罔不直也，此非訓罔為不直也。誣罔人者為不直，故無生之理。仁齋曰：謂誣罔直道也，非是。

可以語上也、上謂聖賢之心術事業、性與
天道之奧、禮樂之蘊、凡所謂廣大高明者
皆是也、仁齋解以聖賢事業而諱言高遠
字、何其與子思殊也、子思作中庸、而仁齋
求勝焉者、亦懲養吹永類耳、
先難而後獲、朱子訓獲為效、仁齋則以為
報也、此其平易之說也、兩說皆通、然自孔
安國既以為為得功之義、朱子優矣、
仁齋曰三代聖人屢以中為言、而至於吾夫

舊稿解文似解之
按恐文

子則特以禮為教、殊不知樂正崇四術立
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先王之教
既然也、且其解文言先王之遺文、而禮不
言先王、不知其以禮為何人所定耶、且以
文為先王之遺文者、漢儒之陋也、亦非漢
儒之陋矣、以漢人所見言之也、非夫子之
意也、蓋文者詩書禮樂之文也、在先王之
世、蓋既謂之文也、禮者執禮也、禮在書、謂
之文、吾執之、謂之禮、文禮一也、故曰約之、

之者指文言之
又曰先王之遺文道之所在非平生見聞
之類故言博學也博多之辨仁齋著書言
之又於其解論語言之其所自負新見也
彼其欲一貫之意於博字故眉然言之
耳此講理家言也古人豈有是意哉
子見南子子路不悅不悅者不然之也蓋
曰說孔子見之者欲因以說靈公使行治
道孔安回疑之以為行道既非婦人之事

故朱子援禮為斷甚善仁齋乃曰雖惡人
有悔非改過之心則在我無不可見之理
此豈有化之意邪則猶佛法教化之謂
也余謂段使悔非改過之心而在我無可
見之禮則不可見之矣孔子嘗曰先王制
禮不敢不從也此一事其可見者止是矣
若聖人之心則當時高第弟子若子路者
尚不知之何況在千載之下乎仁齋削朱
子援禮之辭而妄爾云云可醜

中庸樂德也周禮有之非至夫子始加庸
 字也仁齋可謂失考
 周禮孔子皆曰中庸之德至於子思以稱
 聖人之道孔子曰民鮮能以矣成德之稱
 故鮮能乎子思所謂中庸者雖夫婦之愚
 可以與知而行之矣豈非吾道之謂乎吾
 道昂三代聖人之道也而仁齋曰夫子特
 建中庸之道以為斯民之極可謂謬矣子
 思以中庸與老莊爭仁齋又与三代聖人
爭異哉

中庸
 論語
 卷三
 齊魯

中庸章句

中庸樂德也周禮有之非至夫子始如庸
字也仁壽可謂失矣
周禮孔子語曰中庸之德至於子思以稱
聖人之道孔子曰民鮮能久矣成德之稱
故鮮能久子思所謂中庸者雖夫婦之愚
可以與知而行之矣豈非吾道之謂乎
道亦三代聖人之道也而仁壽曰夫子特
建中庸之道以為斯民之極可謂謬矣子
思以中庸與先莊氣
氣仁壽又每三代聖人

平野園三書

